美国高校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指导研究*

■ 苑世芬 钱军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23

摘要：［目的/意义］对美国高校推进大学生阅读所采取的相关举措进行梳理，探索适合我国高校开展大学生阅读推广与指导的新模式。［方法/过程］基于实地考察走访与资料整理，对美国高校阅读课程的设置、教师阅读指引作用的发挥与各类阅读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美国高校全方位阅读推广与指导体系的运转与效果，进而提出3点启示。［结果/结论］我国高校阅读推广应进一步重视教师的力量，由活动式推广深入到阅读过程指导；重视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阅读习惯的培养；提供阅读分享与交流的多种平台。

关键词： 大学生 阅读 教师 指导
分类号： 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08.005

大学生阅读是国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持续倡导全民阅读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大学生作为成人群体，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阅读观，阅读动机与阅读兴趣，以图书馆为主阵地面向大学生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值得考量的。特别是在2017年的世界读书日之后，面对众多的读书活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报《新视点》就撰文提出“在缺失阅读意识、浮躁吵闹的土壤上，那些五花八门的读书活动在推动着一种畸形阅读心理的生长——被呼吁的不是读书，而是读书感”[1]。而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量只有7.86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65本，这个数据只比2015年多了0.07本，比2014年多了0.09本[2]。因此有评论说，国民的读书热情并没有明显地增长。那么，除了“活动”式的阅读推广，如何才能从根源上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本文对美国高校推进大学生阅读所采取的相关举措进行了梳理，认为美国的大学生阅读紧密围绕“课程——教师——活动”进行，阅读本身是课程教育的一部分，教师发挥着精神引领与方法指导的核心作用，图书馆则通过举办各类读书活动作为补充，这样的阅读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美国高校大学生阅读行为的研究现状

美国对国民阅读的重视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一直将国民阅读视为国家战略，其中《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甚至直接纳入基础教育法，将阅读立法上升到基本法的高度。因此，大量的阅读研究都集中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对大学生的阅读研究则并不多见。本文研究资料依据EBSCOhost搜集到的美国对大学生阅读的相关评估报告、研究论文，同时结合作者在美国实地考察期间的见闻、参考相关著作归纳整理而成。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早在2004年与2007年就分别发布过两份国家报告：《阅读在危险中》和《读或不读：一个关乎国家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在大学毕业生中，阅读能力下降了20-23%[3]。美国全国学者协会自2011年起，每两年发布一份全美大学生暑期阅读的评估报告《海滩阅读：大学希望学生读什么？》，在最新一期（2014-2016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大学向学生推荐阅读的图书越来越浅显，越来越缺乏挑战性[4]。

阅读能力下降、阅读意愿降低、阅读行为数字化，美国大学生阅读行为呈现出与我国大学生一致的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泛在知识环境下校园经典阅读推广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6BTQ017）、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泛在知识环境下大学生阅读干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C-c/2016/01/02）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阅读素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08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苑世芬（ORCID：0000-0003-4739-7722），副研究馆员，E-mail：ysf@njupt.edu.cn；钱军（ORCID：0000-0002-8229-5468），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7-10-08 修回日期：2017-12-05 本文起止页码：42-47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点。在分析上述现状的原因与对策方面，美国的研究方向则体现出与国内很大的不同，国内主要侧重于从技术环境入手，认为无所不在新媒体影响了大学生的深阅读，使大学生阅读呈现出碎片化、功利化等浅阅读的趋向，在应用对策方面也主要以倡导通过多媒体终端全方位渗透的推广模式为主。美国的图书馆界、教育界针对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认为首先要了解大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分析影响大学生阅读兴趣的因素，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更多地考量大学生的成长教育环境、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因此，美国高校对大学生的种种阅读指导都立足于从源头上培养“阅读兴趣”，从方法上促进“阅读过程”，从情感上鼓励“阅读分享”。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图书馆员 M. Lacy 在其著作《慢阅读革命：在大学内外创设新的阅读文化》中倡导：以慢阅读来对抗快生活，建议图书馆员鼓励学生在课外愉快地阅读与学习，并介绍了大学图书馆图书俱乐部的经验，鼓励学生每天阅读至少 30 分钟等[5]。

从对美国大学生阅读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考察大学生的阅读行为需要以历史的、全面的眼光来分析，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大学阶段、局限于图书馆的视角、局限于技术因素本身，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内阅读行为研究所欠缺的。

2 美国高校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指导措施

2.1 以阅读课程教育为基础

美国很多高校开设为期两年的阅读课程，并将其作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高校的这些阅读课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 K-12 国民阅读教育序列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新民权”，阅读教育在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不仅各个州都制定了自己的 K-12 阅读教育体系的目标、实施办法与对应的考核标准，在美国 2010 年颁布的“各州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中，对“阅读标准”也做了系统的描述。CCSS 通过“K-12 各年级阅读标准、大学和职业准备阅读锚定标准、各级各类文本样例和阅读任务样例，明确、清晰地勾勒了阅读素养的发展目标”[6]。

CCSS 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提升美国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希望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够做好大学与职业的准备。在 K-12 分级阅读教育的严格实施下，美国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无论是阅读的知识量，还是阅读的方法和技巧，都有着丰厚的积累，因此，在美国大学的阅读课程中，设置了许多对阅读能力要求很高的哲学、社会学等经典著作。

美国大学里普遍开设为期两年的人文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人文教育课程通常由经典阅读与写作组成。人文教育经典阅读课堂活动目标被定义为：① 增进学生精读文本，进行有理解和思考力的讨论；②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健康的怀疑和开放的思想；③了解人类知识多样性和不同运用，以及知识的整体性；④重视探索的过程和意义的发现；⑤关注自己的人性和人类境况的不同与统一[7]。为了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主要通过两种“对话”来实现，一种是读者与经典文本作者的对话，就是把经典作家当作特殊的老师，“人文教育就是仔细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著作”[8]；另一种对话是同学们之间的课堂讨论，通过这两种对话实现经典阅读的思考与交流。

除了上述专门的阅读课程，大学每年开展的“共读计划”所选定的图书，不少学校也鼓励教师将共读图书与课程进行整合，如南佛罗里达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大学都要求大学一年级教师将共读图书整合到他们的学术基础课程中，其他教师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中也要部分地整合共读图书[9]。

2.2 以教师的阅读指引为核心

不可否认，图书馆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影响相对薄弱，但是，教师对大学生阅读却有着天然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阅读方法与阅读技巧上的引导，更重要的是阅读体验的分享与感染，即教师对于阅读的热爱与憎恶都会无形中传递给学生。美国教育界对于促进大学生阅读就提出了“没有阅读热情的教师何以培养出有阅读热情的学生?”之问。

2.2.1 “彼得效应”求解　“彼得效应”最早由 J. Anthony 等在《彼得效应：职前教师的阅读习惯与态度》一文中提出[10]，文中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大多数的职前教师他们本身不爱阅读，这种阅读热情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学生，并以“彼得效应”来描述这一规律。“彼得效应”缘于《圣经》新约，一个乞丐向圣彼得乞讨，圣彼得回答说，我没有，所以我无法给你！“彼得效应”籍此来说明，没有阅读热情的教师当然无法培养出热爱阅读的学生。

10 年后，J. Anthony 等在《彼得效应重读：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态度》一文中，再次验证了教师与学生在阅读态度上的相关性[11]。在他们调查的 1 024 名大一、大二的学生当中，那些回忆起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

段曾遇到过“向他们推荐过喜欢的书籍”“鼓励他们参与对书籍的讨论”“引领他们热爱阅读”的老师的学生,有更多比例属于热爱阅读的读者;而那些被界定为不爱阅读甚至厌恶阅读的学生,则基本没有遇到过热爱阅读的教师,相反,他们对教师的记忆是“只会布置枯燥的阅读任务”“教学贫乏”“自己不爱阅读”等。因此,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高度熟练的演员才能向学生传达他们所不拥有的对阅读的热爱,而且任何经验丰富的老师都会注意到,他们的学生经常提出敏锐和残酷的批评,肯定能够辨别对阅读的不诚实与真实感情。

类似的研究结论也可以从 C. Hulleman、O. Godes、G. Hendricks[12],E. Patall、H. Cooper[13],T. Urdan[14]等研究成果中得到验证。

因此,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兴趣的培养问题,就转化成了如何培养具有阅读影响力的教师,寻求更为积极的阅读教育方法。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学者也提出了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J. Turner 认为所有年级的教师必须及时识别学生的不良阅读动机并加以扭转,可以借助各种阅读态度与阅读动机评估工具来完成[15]。R. Allington 则在更早的时候提出,教师要促进教育的好奇心,放弃鼓励“复制、记忆和背诵的任务,让学生思考他们所阅读的内容”,这将促成学生未来阅读态度的转变[16]。J. Anthony 等则提出,要在教师的培养、选拔和培训阶段入手,培养热爱阅读的教师,并尽可能提升教师的阅读影响力[11]。同时,针对国家 CCSS,认为其强调思想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却缺乏诸如阅读动机与阅读热情的概念[11]。

想要成为具有阅读影响力的教师,除了本身热爱阅读外,还需要努力寻求创造性的方法,如尊重学生选择阅读材料的自主性,给学生提供分享阅读感悟的机会,花时间向学生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等。事实上,美国的高校在近10余年来也一直在尝试上述方法的实践,如组建阅读圈、开展书讨论以及全校共读等,这些活动都以“传递阅读热情、分享阅读感悟”为出发点,而教师始终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2.2.2 对“阅读障碍”群体的识别与帮扶 阅读课程贯穿美国的 K-12 教育体系,与各州 K-12 教育体系目标与 CCSS 阅读标准相对应的是对阅读能力的评价,如果学生的阅读成绩达不到标准化考试要求,那么就会被定义为“阅读障碍”。被界定为阅读障碍的学生,可以依据《美国残疾人康复法》的第504节,要求学校提供额外的辅助,以保证其能够完成学校教育,例如降低课程难度、延长考试时间、提供语音版的阅读文本等。对阅读障碍的识别与帮扶一直持续到大学阶段,甚至有研究认为,由于大多数学生都忽视了大学里的学术阅读量,因此大学里存在着更多的阅读障碍群体[17]。

在对阅读障碍群体的识别与帮扶上,教师同样发挥着核心作用,如对阅读障碍的及时识别,开发多种教学方法提供阅读策略上的帮助,引导学生克服阅读焦虑等。P. Alex 在一项针对美国302名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阅读调查中发现,成功的读者比阅读障碍者更善于运用阅读策略[18]。例如做笔记、划线标出重点、阅读过程中不时的思考正在阅读的内容等,而教师在布置阅读任务时,恰当的设置问题与安排课堂讨论话题,可以强化阅读动机,明确阅读目标;教师在学生阅读前向他们介绍阅读文本的相关背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阅读专注力与对阅读文本的理解力。

I. Mary 的研究则提出教师在辅导大学生阅读障碍者时,应当注重他们的阅读历史、文化、种族与经验的差别,避免阅读障碍成为一种身份标记,导致在教育中的被边缘化,应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身份认知[17]。

综上所述,美国的大学阅读教育是建立在基础与中等教育阶段的阅读教育基础之上,教师在全部教育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阅读精神引领、阅读技巧指导与阅读情感关怀的核心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内完全缺失的。

2.3 以各类阅读活动为补充

除了以阅读课程为基础,以教师的阅读指引为核心,美国的大学还安排了丰富的阅读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2.3.1 共同阅读 共同阅读是目前美国大学广泛开展的一项阅读活动,其活动的主要机制是由大学指定一本书,学生在暑期完成阅读,然后在秋季学期参与围绕这一本书开展的各类活动,如作者的演说互动、讨论、写作以及一些纳入了这本书的课程的学习等。

根据美国国家学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NAS)对2014-2016年全美高校的暑期阅读状况的调查显示,共同阅读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在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的两个学年里,超过350所大学、学院开展了共同阅读活动[9]。大学开展的共同阅读活动有着一整套完备的组织机制,包括活动的组织机构,共读目标的设置、共读图书的遴选、共读面向的群体、共读图书与课程的整合、书讨论、作者

苑世芬，钱军. 美国高校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指导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8):42－47.

演说、短文撰写、共读效果的检查等。

推行范围如此广泛的共同阅读，究竟寄予了校方什么样的期望与目标呢，NAS 的报告中对共同阅读的活动目标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校园社区。鼓励学生在其中进行交流与对话，共读图书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共同的话题要论。二是设置学术期望，启发思考和批判性思维。一些大学将共同阅读指定的书籍与课程相整合，希望实现学校教育的学术期望。

虽然共同阅读活动目前在美国大学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它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在 2000 年之后才逐步兴起，仍然处于摸索尝试阶段，NAS 从 2011 年起每两年会发布一份关于全美高校暑期阅读的调查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持续关注了"共同阅读"活动的进展状况，并总结出了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选择的书籍过于浅显、缺乏经典著作、局限于仍在世的作者所著的书、书籍遴选委员会过于庞大，导致经常选出不受欢迎的书等，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与改进。

2.3.2 大阅读 大阅读是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于 2006 年发起的一项阅读资助活动[19]。活动旨在通过分享一本好书，来帮助每个参与活动的人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自己。NEA 有编制好的书单，目前已有 47 本书，涵盖小说、短篇故事、回忆录、诗歌等。全美各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艺术团体、高等院校、社区服务机构、环保组织、展览会和节日等非营利组织，信仰组织、人文理事会、图书馆、博物馆、行业协会都可以从这些书目中选择图书，制定阅读计划，向 NEA 提出申请，NEA 每年会选择支持约 75 项阅读计划，提供 5 000 至 20 000美元的经费资助。除了经费资助，NEA 还同时提供活动开展的全程指导与监督，包括提供宣传资料、人员培训，活动计划的修订、活动实施策略等。

美国开展大阅读活动 10 余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 1300 余项大阅读项目，其中，高等学校是重要的参与机构。据统计，美国先后有 158 所大学共选定了 22 本书作为大阅读活动的阅读图书[20]。在活动开展期间，学校会围绕选定图书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除了传统形式的讲座、展览，还利用媒体与网络，发起线上空间的读书讨论与延伸阅读等。

2.3.3 文学圈 文学圈与读书会已成为美国很流行的一种阅读促进策略，在激励学生提升对阅读的喜爱与参与方面，受到教师与图书馆员的普遍欢迎。

文学圈最早由 D. Harvey 提出，他认为"文学圈是一个小型的，由同伴主导的读书讨论组，其成员可以选择阅读同样的故事、诗歌、文章或书"[21]。小组成员关于书的大讨论可以激发学生扩展他们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以发展更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逐步养成反思的阅读习惯，并学会用多种方式来回应文学作品。

文学圈通过 3 个关键要素来激励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困难，完成阅读任务：①合作学习的环境。文学圈内的成员被鼓励与同伴合作完成分配的阅读任务，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是不可避免的。②促进学生独立阅读。文学圈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节奏自由阅读自选材料，这是鼓励和促进独立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让学生自主选择阅读，学生完成阅读文本的可能性会更大，同时也可以与同伴分担学习责任。③小组讨论的机会。文学圈作为一种社会和学术环境，学生通过口头交谈能够积极建构知识。这种口头话语为学生提供了通过观察他人和与他人交往来学习的机会。这样的社会环境允许学生自然地在一个舒适的小组里互动。这些讨论为读者提供了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对文学作出回应的机会，最终促进终身学习。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圈由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建立，但是，鉴于文学圈对阅读的强大促进作用，目前已经以各种形式风靡扩散，出现了众多"阅读圈""书讨论小组""读书俱乐部""在线阅读分享指南"等，发起机构也扩展到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社区、社会公益机构等，并以"分享、讨论、指引"阅读为目的。

3 对我国大学生阅读推广的启示

与美国大学全方位的阅读指导相比，我国高校对大学生阅读的重视与推广明显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国民教育系列阅读教育教学缺失，在高校内部，也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大学生阅读推广与指导的协同机制与长效机制。本文就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阅读推广与指导提出以下建议。

3.1 由活动式推广深入到阅读过程指导

活动式阅读推广能够营造阅读氛围，引领校园阅读风尚，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如下局限性：阅读活动的受众有限，活动的参与完全依赖大学生的主动选择，活动的举办方虽然多方发动，广为宣传，仍然难以突破活动参与人员有限的现状。大学生的阅读能力存在差别，在阅读推荐书目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难，有阅读方法方面的，也有内容理解方面的，活动式的阅读推广难以实现对大学生阅读过程的跟踪与指导。活动式的阅读推广缺乏系统连贯性，活动与活动之间往往缺乏关联，对大学生难以形成进阶式的阅读能力提升。

要弥补阅读推广活动的这些弊端，必然离不开课

程与教师的参与。南京大学自 2015 年起,面向新生启动“悦读经典计划”,在国内首开经典阅读课程必修课学分的先河,在顶尖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和本科生的努力下,初步形成了“60 部经典、2 册读本、3 个模块、6 个单元团队、60 个虚拟课堂、60 位导读教师、2 个悦读通识学分”的教学模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可[22]。

在目前我国尚无法实现普遍开设阅读教育课程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可以尝试为大学生配备阅读导师,阅读导师可以从专业任课教师、图书馆馆员、学生辅导员、学校心理咨询师以及教育管理人员中选任,对口指导学院与年级,建立沟通渠道,阅读导师可以随时关注学生的阅读动态,并解答学生遇到的阅读难题。

笔者选取了所在高校的某学院一年级学生作为阅读指导对象,以全年级的 QQ 群作为沟通平台,定期发布该学院各年级的借阅统计数据、高年级“学霸”的部分借阅书单、个人的图书推荐、短书评、馆内的阅读活动通知以及对部分同学进行随机访谈等。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由于学生群体具有共同的专业背景,群体成员相互熟悉,更易于发起话题讨论,更易于形成网络社区,也更易于发挥阅读指导老师的阅读引领作用。QQ 群运行期间,互动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最初入学时大量的关于图书馆使用问题的提问,逐步扩展到阅读话题的交流、阅读图书的互荐,部分同学甚至会发来个人的书评习作,请老师阅读修改,这也说明阅读导师的尝试是非常符合大学生的阅读需求的。

3.2 重视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阅读习惯的培养

大学阶段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趋于成熟、稳定的重要时期,大学一年级决定着学生能否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能否迅速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顺利投入新的学习状态,大学生阅读习惯地培养应当充分顺应大学一年级的特点。

在美国很多大学都针对新生开设“本科一年级计划”,具体包括大学第一年的体验项目、教育等环节,旨在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其中包括本科一年级的阅读体验与培训项目。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在新生暑期项目中就开设了“新生暑期读书社区”,要求即将入学的新生参与到读书社区中,斯坦福大学开设“暑期阅读项目”,每年由教师精选出 3 本书,要求新生在入校前的暑期进行阅读。这些阅读项目的意义“不只在于学生在指导下选择阅读任务并共同阅读一本书,更在于这个活动将所有新生与大学第一年的体验连接起来。因为不管是在研讨课上、在宿舍里,还是在其他各种学术和课外活动中,新生都能围绕阅读的共同内容形成对话,分享阅读体验,还有机会与知名作者面对面”[23]。

对大一新生进行阅读习惯的培养、阅读理念的传递,可以随入学通知书寄送大学选定的共读图书。共读图书的选择与推荐,同时也能传递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与文化底蕴。

3.3 提供阅读分享与交流的多种平台

纵观美国高校的各类大学生阅读课程、阅读指导、阅读干预与推广活动,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为大学生提供分享阅读感悟、进行阅读交流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可以是课堂上的,也可以是社区的,还可以是特定的读书组织,阅读交流与分享既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总之,在所有的阅读推广举措之中必然包含着这样的一个可持续的环节。

国内高校的阅读推广活动基本都缺乏这样的环节,一方面是源源不断地推出各类专家级的“推荐书目”,另一方面,大学生是否在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产生了什么想法或感悟、存在什么困惑?这些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来表达或交流,在全民阅读如火如荼推进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大学生阅读交流平台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所在高校的图书馆近年来建立了以馆刊《书林驿》为交流平台的常态化阅读推广模式,纸本刊发布各类导读书评,微信公众号除同步更新外,还会推送各类阅读活动,读者可以留言、发表评论,初步建立了图书馆与读者的线上交流渠道。但是这样的交流评论只能局限于对公众号的“加关注者”。他们往往都是阅读兴趣比较浓厚、喜欢主动阅读,而更多的大学生缺乏阅读的积极性,或者在阅读能力方面存在困难,同样需要多渠道的沟通交与交流。

因此,笔者建议在高校范围内搭建多种阅读交流平台,除了图书馆,任课教师、辅导员、心理健康咨询师、团委、社团指导老师都可以建立不同范围与层面的阅读交流圈,全面传播与分享阅读的乐趣。

综上所述,大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需要构建全校一体化的阅读推广与指导机制,教师在其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如何培养热爱阅读的学生”。图书馆员则应发挥专业资源优势,多方参与、广泛渗透到各种阅读推广与阅读交流、分享活动中。

参考文献:

[1] 武大新视点. 评论 | 世界读书日,全民假读书?[EB/OL]. [2017-04-25].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MzMDYxOA==&mid=2650513227&idx=1&sn=

10ad174d2ad2650ac905cd604578834b&chksm = 88713e1ebf06b708490a0b682fa4c8e56fc7d51bc53241999a175c3ea34a723f1eedd227cd2a&mpshare = 1&scene = 23&srcid = 042442TyzLH0VcFv6Djq0IZ6#rd.

[2] 人民网.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人均读书近 8 本[EB/OL]. [2017 - 11 - 27]. http://news. cnr. cn/native/gd/20170419/t20170419_523714239. shtml.

[3] NEA. To read or not to read: a question of national consequence [J]. Literacy today, 2008 (54):19.

[4] THORNE A. Students will rise when colleges challenge them to read goodbooks[J].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6(62): 23.

[5] LACY M. The slow book revolution: creating a new culture of reading on college campuses and beyond[M]. Dallas: Libraries Unlimited,2014.

[6] 叶丽新. 美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之"阅读标准"[J]. 全球教育展望,2016(10):11 -20.

[7] 徐贲.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 STRAUSS L.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RANDALL D. Beach books: 2014 - 2016——What d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t students to read outside class? [DB/OL]. [2017 -04 - 26]. https://www. nas. org/articles/beach_books_2014_2016.

[10] APPLEGATE A J, APPLEGATE M D. The Peter Effect: reading habits and attitud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J]. The reading teacher, 2004, 57(6):554 -563.

[11] APPLEGATE A J, APPLEGATE M D, MERCANTINI M A , et al. The Peter Effect revisited: reading habits and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J]. Literacy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2014, 53(3): 188 -204.

[12] HULLEMAN C S, GODES O, HENDRICKS G L, et al. Enhancing interest and performance with a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0,102(4):880 - 895.

[13] PATALL E A, COOPER H, WYNN S R.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hoice in the classroom[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0, 102(4):896 -915.

[14] URDAN T, SCHOENFELDER E. Classroom effects on student motivation: goal structure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ompetence beliefs[J].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06, 44:331 -349.

[15] TURNER J C, PATRICK H. How does motivation develop and why does it change? Reframing motivation research[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8, 43(3):119 -131.

[16] ALLINGTON R L. What really matters for struggling readers[M].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2001.

[17] MARY I A, RANDE L. Labeled read in disabled and "doing reading":one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histor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2014,10(2):51 -67.

[18] ALEX P. The strategy use of struggling readers in the first year composition classroom: what we know and how we can help them [J]. CEA forum,2014,43(1): 3 -20.

[19] About the NEA big read[EB/OL]. [2017 - 06 - 07]. http://www. neabigread. org/about. php.

[20] 鄂丽君,王永芳,赵欧荣. 美国大学"大阅读"活动考察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1):11 -15.

[21] BERNADOWEKI C. Improving the reading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literature circles to learn about content reading[J]. I-manager's journal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3,3(3):16 -24.

[22] 南大新闻:我校举行"悦读经典计划"导师见面会[EB/OL]. [2017 - 09 - 22]. https://www. nju. edu. cn/70/9e/c3814a159902/page. htm.

[23] 金添. 美国高校"本科一年级计划"项目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6 (4):138 -150.

作者贡献说明:

苑世芬:研究资料汇总,论文写作和修改;

钱军:外文资料提供,论文写作过程指导和审定。

Guidanc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Behavior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Yuan Shifen　Qian Jun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measures taken by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rea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s new models of reading promotion and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field visits and collation of foreign materials, it analyzes the setting of read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ole of teacher and the various reading activities,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ading promotion and guidance system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enlightenments. [**Result/conclusion**] China's university reading promo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ength of teachers, from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omotion to the guidance of the interven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freshmen 's reading habits; provide a variety of platforms for reading and sharing.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teacher　guide